

帶艾伯特回家

Carrying

Albert Home

第一部分
旅程伊始

● 西弗吉尼亚州 卡尔伍德镇



听到丈夫的呼喊，埃尔西走出屋子来到后院，只见艾伯特仰躺在草地上，小短腿分开，头向后仰着。她觉得它一定是出事了，但这条小鳄鱼却抬起头朝她咧嘴一笑。意识到它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她松了口气，彻底放松下来。毕竟，她对艾伯特的爱胜过世间一切。埃尔西跪下来挠挠它的肚皮，它就开心地挥舞起爪子，露出最甜美的笑容。

艾伯特刚满两岁，身长就已超过四英尺¹。埃尔西读过关于短吻鳄的书，它比书上这个年龄的短吻鳄长得要大。艾伯特厚实的皮肤上布满细腻的橄榄色鳞甲，身体两侧还带着黄色的条纹。书上说，这些条纹长大后就会消失。它高高的背脊纵贯全身，一直延伸到尾巴尖，奶油色的肚皮软软的，一双会说话的金色眼睛一到晚上就会发出夺目的红光。艾伯特长得相当英俊，小鼻孔恰到好处地居于突出的鼻尖顶上，在水里休息时也能自如呼吸，它还有两排可爱的雪白牙齿……总之，埃尔西坚信艾伯特就是世界上最帅的短吻鳄。

当然，艾伯特也很聪明。它总会像小狗似的跟着埃尔西在房子里打转，她坐下后，它又成了宠物猫，爬上她的大腿任她宠爱。这样也挺好，反正有它在，埃尔西再也没法养小猫小狗了。她父亲给艾伯特修了个小水泥池塘，它很喜欢躲在床底下或是池塘后伏击这些小动物。虽然从没真正吃掉过谁，但它会靠得非常近，近到小猫小狗以后一百年都不想再踏进希卡姆家后院一步。

“小家伙。”埃尔西朝它笑了笑，她平时也这样叫它。这时她

1 一英尺约为 0.3 米。

发现，丈夫已经不再叫喊了，而是一脸怒气地盯着自己。她不禁注意到丈夫的穿着很奇怪，于是问道：“霍默，你的裤子呢？”

霍默没理她的问题，反而说：“你选我还是选那条鳄鱼？”说完又压低声音，一字一顿地重复了一遍：“你选我，还是，选那条鳄鱼？”

埃尔西叹了口气：“你到底怎么了？”

“我本来在上厕所，你的鳄鱼突然从浴缸里爬出来，一口咬上了我的裤子。要不是我脱了裤子跑出来，恐怕早活不成了。”

“艾伯特要想杀你，你早没命了。”埃尔西回敬道，“那你想让我怎么着？”

“选吧，我和它之间选一个，就这么简单。”

这一刻还是来了。她暗自思忖，这个问题已经困扰她、他们两人、甚至他们“一家三口”多久了？但她的回答还是一成不变：“我再想想吧。”

霍默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：“你竟然还要想想才能决定是选我还是选鳄鱼？”

“对，霍默，我是得想想。”埃尔西说。说完她把艾伯特翻过身来，招呼它跟上自己。

“小家伙快来，妈妈在厨房给你准备了好吃的鸡肉。”

霍默难以置信地看着妻子领着艾伯特进了屋。篱笆外面，煤矿上的工友杰克·罗斯走了进来，礼貌地咳嗽了两声。“兄弟，你这样可要感冒的。”他说，“赶紧回去找条裤子穿上吧。”

霍默的脸唰地红了。“你全听见了？”

“街上没人听不见吧。”

霍默知道，他马上就要被人无情地嘲笑一番了。煤矿工人就

喜欢拿人开涮，而霍默被埃尔西的鳄鱼追着在院子里光着屁股到处跑，正好给了他们一个绝佳的机会。“帮帮忙，杰克，”他恳求道，“别把这件事儿告诉别人。”

“好啊。”罗斯友善地说，“不过我可不敢保证我老婆不会说。”说完他朝窗户耸耸肩。罗斯太太就站在窗户里，脸上挂着大大的笑容。霍默垂下头，知道自己完蛋了。

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，霍默放下装着焗豆和玉米面包的盘子，问：“你想过了吗？是要我，还是要艾伯特？”

埃尔西看都没看他。“没呢。”

霍默的声音里透着痛苦。“我就要被其他矿工嘲笑了，就因为被追着光屁股跑。”

埃尔西还是没看他。她死死盯着自己的豆子，好像豆子在和她说话一样。“我有个办法。”她说，“从煤矿辞职，离开这个又脏又旧的窝，我们一起找个干净的地方住。”

“我是个煤矿工，埃尔西，我就是干这个的。”

她终于抬起了头，看着他回应道：“我不是干这个的。”

长夜漫漫，埃尔西一直背对着霍默。第二天早晨，她给丈夫做了早饭，把午餐饭盒交给丈夫，却没有吻他，也没有祝他安全回家。霍默确信，他是全卡尔伍德镇唯一一个出门前没被妻子祝福的矿工，这让他备感心情沉重。更糟糕的是，一个叫科利尔·琼斯的工友已经开始拿院子里的“裸体旅行”来笑话他了。琼斯自作聪明地问：“埃尔西的鳄鱼真把你的裤子都吓没了，霍默？”说罢，其他在场的矿工们就拍着大腿哄笑起来。霍默应该回点儿什么或搞笑或低俗的话，这才是大家期待的正确回应，但他什么也没说出口。嘲笑的乐趣在他的沉默中消失殆尽。笑声散去，人们又开始怀疑他大概是病了，没准儿还病得不轻。后来，矿工们在公司店铺的台阶上又展开了进一步讨论，结果认定霍默的病都源于他的妻子，一个

奇怪的女孩，虽然脸蛋漂亮，却欲求不满，能毁掉男人。

又过了两天。后院里，霍默坐在那把从公司垃圾厂里淘换来的生锈椅子上，埃尔西走出屋，站在丈夫面前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宣布道：“我会放艾伯特走。”

霍默松了口气。“太好了。谢谢你！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小溪里。它在那儿肯定没问题，有一大堆鲦鱼供它吃，偶尔还有小猫小狗去喝水。”

埃尔西嘴唇紧闭。霍默太了解了，这意思是她不高兴。“冬天它会在小溪里冻死的。”她说，“它必须回我在奥兰多的家。”

这个提议让他大吃一惊。“奥兰多？我的天哪！奥兰多离这儿得有八百英里¹远吧！”

埃尔西不服气地扬起下巴。“八千英里我也不在乎。”

“要是我不让呢？”

埃尔西又深吸了一口气。“那我就自己带它去。”

听了这话，霍默觉得脚下的地面好像都在震动。“你要怎么带？”

“不知道，不过我会想出办法的。”

霍默一下子泄了气，问道：“真要一路跑那么老远到奥兰多去吗？咱就不能把它半路放在卡罗来纳？我听说那儿也挺暖和的。”

“必须跑那么远。”埃尔西回答，“而且到了之后，我们还得找个好地方。”

“咱们怎么知道哪儿是好地方？”

“艾伯特会知道的。”

“艾伯特就是个动物，它什么都不懂。”

“至少它还有理由不懂，是吧？”

“你是说我什么都不懂？”

1 一英里约为 1.6 千米。

“我是说，我们都搞不清楚。我是说，我们自以为正确的一切，可能根本就不对。我说一百句话你就要再多说一句顶回来，但是不管怎样，我们都没有接近事实真相。”

“你这根本就是胡搅蛮缠。”

“这是我能说的最真心的话了。”

撂下这句话，埃尔西就转身回了屋，留下霍默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把破椅子上。他害怕起来，这种感觉还是这辈子头一遭。上礼拜，矿坑顶开裂，发出像机枪一样的声音，顷刻间一大块石头就掉了下来。石头和他擦肩而过，就差几吋的距离，这都一点儿没吓着他。他没跟妻子提过这件事儿，但他觉得她知道，自己好像什么都瞒不住她。相反，霍默却承认他对自己娶进门的女人知之甚少，如今她竟然威胁说要跑到佛罗里达州¹去，还不管丈夫跟不跟来，这着实让他感到害怕。

眼下只有一条路可走了。他得找自己认识的最伟大的人聊聊，问问他的意见。这个人就是无人可比的“队长”威廉·莱尔德，他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，“一战”英雄，也是卡尔伍德的地主和工头儿。

不过，尽管霍默自己还没意识到，就在此刻，这趟旅程已经拉开了序幕。

1 奥兰多位于佛罗里达州中部。

从矿井下班后，霍默在公司浴室里冲了澡，换上了干净的连身工服和靴子。穿戴完毕后他找到办公室秘书，说想见队长。秘书把他带到了门外。霍默敲了敲门，队长喊了声：“进来！”于是他便摘了帽子，径直走到队长桌前。队长身材魁梧，长着两只非洲象一样的耳朵。他抬起头，皱着眉头看着霍默。“兄弟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”

“队长，我想谈谈我妻子。”

“埃尔西？埃尔西怎么了？”

“她想让我带着她和她那条鳄鱼去奥兰多。”

队长听完靠回椅子上，陷入了思考：“这和你在院子里光着屁股跑有关系吗？”

“是，队长，有关系。”

队长抬起头。“那好，我就喜欢听好故事，我敢说你这个肯定好听。”

霍默拉过椅子坐下，给队长讲了艾伯特把他追到后院的过程，还讲了事后他和埃尔西的对话。队长全神贯注地听着，表情从略带困惑慢慢变成兴致盎然。霍默讲完之后，他总结道：“霍默，你知道我怎么想吗？这就是命啊，或者其他什么该死的东西！”

霍默听说过命运，但他并不确定那是什么意思，也如实把疑惑说了出来。队长欠身向前，靠近霍默，像是要压住他的问题似的。“有时候，我们就要去做那些看似不讲理的事儿，这些事儿在冥冥中都有道理。听懂了吗？”

“没听懂，队长。”

“你肯定听不懂，但这就叫‘命’。命运把我们推到奇怪的方向上，让我们除了了解生活是什么外，还能看清生活图什么。这趟旅程可能就是让你懂得这些的机会。”

“您是说我应该去？”

“我就是这个意思。而且我还要准你两个礼拜的假，允许你从公司取走一百美元当作旅费。”

“这钱太多了，我根本还不起！”

“你还得起。你这个人准能想得出办法还钱，而且肯定说到做到。好了，我们谈谈埃尔西。你跟她明确地说过她是你这辈子最重要的人吗？”

“还没说过。”霍默坦诚地回答，“但她肯定是。”他抬起手搔搔头发。“问题是我不知道我在她心里是不是这样的人。”

“那这就是你跟她去的另一个理由了，你俩应该好好想想以后要怎么在一起。你们什么时候动身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刚才我都不确定要不要去呢。”

“早晨就走吧，事情拖着永远做不完。”说完，队长又沉下脸来。“别干错事儿。我会想你的。你让西三煤矿上的那帮蠢货都挖出好煤来了，你一走，他们估计又得染上以前的恶习。”他耸了耸肩，“不过我应付得来。年轻人的热带大冒险！真羡慕你啊！”

“我得跟您说实话，队长。”霍默答道，“我觉得这趟旅行可能是我这辈子最痛苦的事儿了。”

“很有可能。”队长赞同道，“不过这又成了你更应该去的理由了。就这么定了，两个礼拜后，我想看到你高高兴兴、容光焕发地回到矿上来。”

霍默站起身，谢过队长后走出了办公室。外面的空气中尘土弥漫，上晚班的矿工们正排着队朝升降机走去。霍默没在意他们，脑子里用队长教的逻辑迅速做了未来几步的安排。带着妻子和鳄鱼

从西弗吉尼亚到佛罗里达是个艰巨的任务。他首先排除了火车和长途汽车——这两种交通方式都不可能拉上一条鳄鱼。要到佛罗里达，他们只能开车。幸运的是，霍默有辆好车，一辆一九二五年产的别克四门敞篷车，最近才刚刚从队长手里买到。

接下来，他走进公司的店铺，用信用卡买了一个大浴缸，还在付款窗口把百元大钞换成了两张五十美元的零钱。回家路上，浴缸一直顶着他的肩膀，引来了几个坐在门廊边椅子上的主妇的注意。她们的丈夫都在矿上值晚班，这给了她们些许空闲坐在门口观望每个来往的身影。霍默走过的时候，大多数主妇都会跟他搭上几句话，有一个新嫁过来的，甚至还邀他停下喝杯冰茶。不过尽管如此他也没停下脚步，只是礼貌地将手抬到额头，朝她们打了招呼。霍默·海德利·希卡姆绝对算得上帅小伙，身高接近六英尺，直直的黑发用草本发油梳到脑后。和其他煤矿工人一样，他也有宽阔的臂膀和结实的肌肉，笑起来嘴斜斜的，一双纯净的蓝眼睛让数不清的少女一见倾心。但自从娶了埃尔西·拉文德之后，他心里就再也装不下她们了。

别克车就停在房子外，霍默把浴缸装进后座后就转身进了屋，想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妻子。他没有在卧室里看到她，而是发现妻子——婚后全名应该叫埃尔西·加德纳·拉文德·希卡姆——正坐在浴室的破油布地毯上。她背靠浴缸，怀里抱着鳄鱼。艾伯特爱意满满地望着她，她却在流泪。

除去切洋葱和看悲情电影不算，在霍默的印象里，埃尔西只哭过两次：一次是她答应嫁给他时，还有一次，是埃尔西刚刚打开装着艾伯特的盒子，正在读里面附带的卡片的时候。盒子是她在佛罗里达时认识的一个名叫巴迪·埃布森的朋友寄来的。霍默到现在都想不明白那两次到底有什么好哭的。然而如今第三次面对妻子的眼泪，他却一时局促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以至于不假思索地

说错了话：“你可要小心啊，它能把你胳膊咬掉的。”

埃尔西抬起头，那面容让霍默感到难过。她的眼圈都哭红了，平时明亮的淡褐色双眸也肿了起来。她自称来自切罗基¹血统的高颧骨上满是泪痕。“它不会这么做的。”她说，“因为艾伯特爱我。有时候，我觉得世界上爱我的就剩它一个了。”

霍默想到队长的建议，答道：“你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。”

“不，我不是！”埃尔西喊出了声，“根本不算。在你心里排第一的是队长，然后是煤矿。”

“煤矿都不是个人。”

“在你心里没准儿就是。”

霍默不想再吵下去了，大概是自知没有胜算。他心里也很清楚，即将要说的话要么能让妻子开心起来，要么就会让整件事儿彻底告吹。他开口宣布：“我们明早动身，去佛罗里达。”

埃尔西拨开脸上缕被泪水浸湿的头发，“你在开玩笑吗？”

“只要我两周内能回来，队长就准我的假。我从公司店铺里买了个电镀浴缸，现在放在别克后座上了，可以把艾伯特放在里面。我还从公司取走了一百美元。”霍默掏掏口袋，拿出了两张钞票。

霍默需要知道的一切都写在了妻子讶异的脸上——她现在相信他的话了。毕竟，要是没有重要的用途，没人能从公司借走两张五十美元的现钞。“要是你还想去，现在就得去收拾行李了。”丈夫催促道。

埃尔西思量了一会儿霍默所做的一切，然后站起身，把艾伯特放进了浴缸。“好吧，”她说，“我去收拾。”说完就与丈夫擦肩而过，走进了卧室。

听着妻子打开衣柜大门，摘下衣架，霍默觉得一阵惊慌顺着

1 切罗基族，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族。

脊背蔓延开来，徘徊在他的肩膀上。他瞥了一眼艾伯特，鳄鱼似乎也在看着他。“全都怪你。”霍默抱怨，“当然，也少不了那个该死的巴迪·埃布森的份！”

每天早晨醒来时，埃尔西都会惊讶于自己嫁给了一个煤矿工人。毕竟，她就是为了防着这种事儿，才在高中毕业一周后坐上了去往奥兰多的长途汽车。下车的一瞬间，埃尔西就知道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——来到奥兰多就像是踏进了阳光灿烂、风景如画的仙境。奥布里舅舅亲自到车站接她，风度翩翩地把她送进凯迪拉克的后座带她回家，那感觉仿佛是女王亲临。虽然舅舅家门口摆着“正在出售”的标牌，埃尔西还是觉得这房子简直漂亮极了。舅舅解释说自己在大萧条中损失了不少钱，但只要赫伯特·胡佛¹还在任，过不了多久就能再次赚得盆满钵满。

埃尔西找了份餐馆服务员的工作，报名上了秘书学校，也开始跟年轻人交往——这些人要比她以前认识的所有人都有意思得多。她尤其喜欢其中一个名叫克里斯蒂安·巴迪·埃布森的男孩。巴迪瘦瘦高高的，父母在奥兰多城里开了家舞蹈房。从见到的第一眼起，这个男孩就在埃尔西心中勾起了特别的兴趣。不像其他那些拿她的西弗吉尼亚口音开玩笑的人，巴迪总是那么和善又有礼貌，总是那么用心地听她说话，而且还那么风趣。巴迪甚至带埃尔西见过他的父母，还教她跳所有当下最流行的舞步。

不过，埃尔西早就知道，美好总是转瞬即逝。果不其然，巴迪走了——跟着他姐姐去纽约当演员和舞者赚大钱去了。过了几个月杳无恋人音信的日子后，埃尔西不得不承认，她的意中人近期之

1 赫伯特·胡佛（1874—1964），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，因没能带领美国人民走出经济危机而最终卸任，由富兰克林·罗斯福取代。

内应该是不会回来了。落单的她觉得孤独又想家，于是秘书学校一毕业就坐上车，回了西弗吉尼亚。她跟奥布里舅舅说，此行不会久留，只是回家看看，结果一看就看了三年。这三年里，她还稀里糊涂地和当年读加里市高中时的同学，也就是后来成了矿工的霍默·希卡姆结了婚。

艾伯特把霍默赶到院子里的那天早晨，埃尔西送丈夫上了工，然后就进屋躲进浴室，怀里还抱着艾伯特。浴缸几乎已经成了它的家。这条小鳄鱼是巴迪送来的惊喜，在两人婚后一周时被放在鞋盒中寄到了家里。鞋盒用丝带缠着，四周还打了洞。盒里除了一条可爱的小短吻鳄外，还有张留言卡，上面写着：“祝你天天开心，为你送上来自佛罗里达的礼物。爱你，巴迪。”

这张卡片，埃尔西早已不知读了多少遍。她暗自揣度，巴迪祝我天天开心，难道是觉得没了他我就开心不起来？还有，为什么他要送来一条来自佛罗里达，还能活上好几年的“礼物”？这不就是想让自己天天想着他？而且，最重要的是，在他连成一串的潦草字迹里，有这么一个词——爱你。

就这样，埃尔西不知不觉地宠着艾伯特，即便身边还有另一个男人——一个如今成了她丈夫的男人。和霍默的初次邂逅，还是在加里市高中的女子篮球赛上。那时候埃尔西是球队后卫，在学校体育馆对阵来自县首府韦尔奇市¹的女子球队。一次暂停时，埃尔西扫了一眼看台最后排，目光停在了一个男孩脸上。这个面庞瘦削的男孩也望着她，目光炽烈，这让她心中升起了一丝慌张。比赛再次开始后，队友的传球弹到她的右侧，埃尔西尽力接到球后，不假思索地把规则抛到一边，在双腿间运球、带球转身、照着防守球员

1 美国的行政区划顺序为：州、县、市（镇）。书中出现的加里市、韦尔奇市、卡尔伍德镇、索普镇均为西弗吉尼亚州麦克道尔县下设区划。

一记肘击，然后突破、上篮，一气呵成。裁判哨声响起，韦尔奇的教练差点儿没晕过去。教练很吃惊，竟然真会有女孩那么大胆，在球赛中用身体侵犯另一个女孩，还成功地将球投进了篮筐。埃尔西没理会场上的喧闹，她在朝他炫技，可当她再次抬头寻找时，才失望地发现男孩早已离开。

第二天，男孩等在她的柜子前¹对她说：“我叫霍默·希卡姆，你愿意这周五和我一起去参加舞会吗？”

就在那一刻，埃尔西注意到了他的眼睛。她觉得那是她见过的最纯粹的蓝，就像是冰砌的烈焰封在了瞳仁里。还没等反应过来，“愿意”二字就已经脱口而出，而且这还意味着她得去告诉足球队队长自己改变了择伴的决定。

然而让人不能接受的是，周五到了，霍默没到。埃尔西只能单身赴宴，一边被迫和另一名没约上伴的女生配对，一边看着足球队和啦啦队的两位队长共舞。她丢尽了面子。舞会过后整整两个月，埃尔西一直无视霍默，就算在走廊或课堂上看见他也不理。可最让埃尔西难受的是，霍默竟然也在忽略自己。直到毕业前三天，他才在学校走廊里截住她，问：“你愿意嫁给我吗？”

埃尔西听完挺直身体，将书本抱紧抵在胸前。“凭什么我会想嫁给你呢，霍默·希卡姆？你约了我去舞会，自己居然不来！”

“我得工作，我爸在矿上把脚伤了，只能靠我去卸煤场运煤养家。”

“可你为什么告诉我？”

“我以为你已经听说了。”

埃尔西惊讶地摇摇头，觉得他简直就是个笨蛋，然后转身走开了。“咱俩会结婚的！”他在她身后喊道，“这是命中注定！”但埃尔西始终高昂着头，再没回过身。她相信没有什么注定的，除

1 美国的高中均配有私人储物柜供学生使用，置于走廊，并不单独隔开。

了自己一有机会就要离开这片矿区——而她也的确做到了。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，埃尔西过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。她流连于时髦小伙的怀抱，呼吸着洁净的空气，沐浴着金色的阳光。但之后好像一切都乱套了，她又回到了西弗吉尼亚。抓住再次逃走的机会之前，哥哥罗伯特就通知她说，卡尔伍德镇煤矿的大主管在办公室等着，说是有好事儿找她。

“他为什么想见我？”

“他就是想。莱尔德队长这样伟大的人轮不到你来质问。”

罗伯特开车把埃尔西送到煤矿办公室，领着她进了门，在队长挥了挥手之后自觉离开。“请坐。”队长礼貌地说。

埃尔西坐在巨大的橡木桌前，面对着这一地区的领袖。她什么话都没说，因为根本不知道说什么好。队长朝她一笑。“我今天找你来，是想跟你说说我手下一个男孩的事儿。他上进心强，肯定能在煤矿工作中拔尖。我记得你和他很熟，霍默·希卡姆。”

埃尔西并不吃惊，她知道队长会说这些，因为哥哥告诉过她霍默也在队长手下工作。“我认识他。”她坦承。

队长脸上的笑容没有消失。“你是个漂亮姑娘，我现在明白霍默为什么这么喜欢你了。但你怕是已经伤了他的心。你这样让他都没了工作的干劲儿。你就不能嫁给他，就当帮他个忙，或者帮我，帮这个煤矿公司个忙？这要求不难吧，反正你早晚也得嫁人。”

“先生……”埃尔西开了口。

“请叫我队长。”

“好吧，队长。我觉得霍默人不错，真的，但在佛罗里达还有个男孩……他去纽约闯名声赚钱去了，我觉得他喜欢我，将来没准儿会回来的。”

队长靠在椅背上，仿佛在沉思，随即又接着说：“一个男人放着你不娶，反而跑到纽约，这是多么轻浮的男人！说实话，我都能

想象出他有多轻浮，跑出去一个人享福。我也去过纽约，去过不少回，那儿多的是女人，埃尔西，你不知道的那种女人，有的甚至还染着白金色的头发。”埃尔西听完，嘴唇有点儿打战，眼神也黯淡下来。这时候队长温柔地问：“你知道我是怎么和我老婆结的婚吗？”

埃尔西哽咽着，坦白说不知道。队长告诉了她自己怎样追到了如今可人的莱尔德夫人。当年他求了几十次，最后她才说，除非他身上有棕骡子牌嚼烟¹，她才愿意嫁给他。结果——你猜怎么着——他还真带着呢！

“这就是‘命’，埃尔西，是命运让她说了那句话，也是命运让我带上了那件东西，懂吗？”他从桌子那头走过来，坐到她边上，拍拍她的膝盖。“就让一切随缘吧，都是天意。”

埃尔西试着去理解有关“命运”的论断，但怎么也接受不了。她一直相信上帝成就万事万物，从没想过世间还有其他缥缈的东西也拥有这个能力。

“孩子，听我说，”队长继续轻声说道，“最起码，这周六晚上你跟霍默在韦尔奇见上一面行不？你俩说不定还能在那儿找点儿什么乐子呢。这也不赖吧，你说呢？”

“是不算差。”埃尔西同意。

“那好，周六晚上七点，他在波卡洪特斯剧院门口等你，去得了吗？”

“去得了，先生，我的一个哥哥能开车带我去。”

这事儿就这样确定下来，埃尔西的哥哥查理开着辆破车把她送到了韦尔奇。霍默准时到场，两人一言不发地走进剧院看了场电影。埃尔西后来回忆，电影讲的是人猿泰山的故事。放映过程中俩人连手都没拉。看完电影后，她和霍默就站在墨菲超市门前等着查

1 用烟叶配以药草或香料等压制而成的块状烟，供人咀嚼，味道浓郁。